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
第七十七回 玉面郎又逢美多姝 百花娘巧語哄夫主

詩曰：繁華消長似浮雲，不朽還須建大勳。壯略欲扶天日墜，雄心豈入鷲狐群？

對危俊傑姑埋跡，運起英雄早致君。

另有史書提不盡，故將彩筆補奇文。

巴德哩正在屋中吃酒，忽聽夏海龍前來，嚇的呆呆發楞，連忙說：「這可怎麼好？」梅素英說：「不要緊。」把帳子一撩，叫巴德哩藏在帳子後頭。夏海龍進到屋中，面目一沉，說：「你辦得好事！」梅素英說：「你又喝醉了？我怎麼啦！」夏海龍說：「你與什麼人在這吃酒來著？」梅素英順口答道：「我自己要了點酒菜，在這裡喝酒。」夏海龍說：「不能，你自己喝酒，為何兩個菜碟、兩雙杯筷？」梅素英說：「我給你預備的。」夏海龍說：「我方才聽見屋中有人說話。」梅素英說：「我方才與老媽說話來著。」夏海龍本來就愛惜梅素英，被他花言巧語，說的一肚子氣全都沒了，說：「美人，你在這裡等候，我前廳有兩個朋友，少時我就來。」夏海龍出離上房，往前廳去了。

巴德哩從帳子後出來，嚇的顏色都變了。梅素英說：「你等著，我收拾收拾，咱們好走。」巴德哩說：「先等等，我那兄弟玉門在哪裡哪？」梅素英說：「等我收拾完了，同我到西院中西屋裡用涼水把他灌過來，咱們一同好走，回歸大清營。」巴德哩說：「你收拾吧。」趁著梅素英開箱子收拾細軟的東西這個工夫，巴德哩躡出上房，找著西跨院一瞧，四個人正在那屋門外喝酒。巴德哩順手拉出赤虎嵌金缺尖臥龍刀，把四個莊兵殺死，往屋中一看，並不見玉門的下落，心中甚是著急。上得房去，又尋找了一遍，玉門說：「大哥，我在這哪。」巴德哩過去一問說：「兄弟，你怎麼在這裡？誰把你救出來的？」玉門說：「我在西屋內迷迷糊糊，有人給我一口涼水喝下去，我才明白過來。繩捆二臂，正在著急，莫不是哥哥你把繩扣解開，把我救出來的麼？」巴德哩說：「不是我救你，那人往哪裡去了？」玉門說：「我就見他出去，我不知道他往哪邊去了。」巴德哩說：「你我趁此快走，回到大清營，調官兵前來捉拿夏海龍。」兄弟二人出離了夏家莊，一直撲奔大清營。方到營門，天色已然大亮，營門官回稟進去。不多時，大人傳他二人進見。玉門、巴德哩進了大帳，參見伊大人。大人說：「昨日你二人出去訪查金四龍的下落，可有什麼消息沒有？」玉門、巴德哩把昨日之事細說了一遍。伊大人聽他二人之言，聚齊了眾將，打算調齊人馬，攻打夏家莊，捉拿夏海龍，「要不將此路賊人早滅，終究必為心腹之患！」旁有鋼腸烈士歐陽善、鐵膽書生諸葛吉、玉面郎張玉峰三個人說：「大人休要動怒，量此夏海龍乃是無名小輩，何必勞動大兵？我三人今夜晚前去，要活的將他活捉；要死的，將他首級獻於麾下。他兵無頭自亂，那時大人張貼告示，曉諭四十二莊之民，勸他等知非改過，可以不戰成功。一則少傷害生靈，荼毒百姓。」伊大人一聞此言，說：「此計甚善。你三個人今晚就此前往。」

歐陽善、諸葛吉等用完了晚飯，天亦不早，三人各帶隨身的兵刃，收拾停妥，問明瞭道路，出離大清營，撲奔夏家莊。天有初鼓之時，來到夏家莊村口以外，見這所莊院甚大。張玉峰說：「你我兄弟分三面進去，大哥從正南進去，二哥從東面進去，小弟從西面進去，在他中廳聚齊。」歐陽善說：「也好。你我三人留一個暗令子，以拍巴掌為號。我拍一下，你二哥拍兩下，你拍三下，好認識是自己人。恐其黑夜動手，刀槍無眼，自己人受傷，多有不便。」張玉峰點頭答應，一直往西，飛身上房。此時正是四月中旬的天氣，風清月朗，滿天星鬥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張玉峰站在莊牆一瞧，裡面這片房子總有三百餘間。張玉峰一直往東，走了大約有四五層院子，見正北是一所花廳，裡面是大廳五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。北上房屋中燈燭輝煌。張玉峰由北房使一個珍珠倒捲簾，夜叉探海勢，從房上跳下來，用舌尖舔破窗櫺紙，往屋中一看，靠窗戶順前簷的炕，炕上有一張小牀桌，點著一盞蠟燈。桌上放著兩碗茶，靠西邊坐著是一個年輕的少婦，東首坐著是一個少年的男子。這少婦正是夏海龍結髮之妻梅素英，只因昨夜晚上巴德哩逃走，自己追出院子，並未追上，在各處一尋找，不知往哪裡去了。無奈回歸屋中，心內甚是不樂。正在煩悶不際，聽見前院一陣大亂，原來是打更的更夫到西院中，知道牛大、馬二、朱三、楊四四個人被殺，連忙稟與莊主。夏海龍此時他一聽此言，知道大事不好，同譚逢春、杜勝各帶一口單刀，來至西院中，各處尋找了一遍，並不見有人，無奈回歸到前廳，吩咐家人把四個人的死屍搭出去掩埋。知道巴德哩、玉門被人救去，夏海龍說：「二位賢弟，現今這兩個人逃回大清營，必要調齊大兵，攻我夏家莊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杜勝說：「莊主休要為難，我有一個主意：莊主爺撲奔雙虎莊金家溝，金四龍、金四虎他那裡有五千入馬，又有莊牆，又有圍子，莊主爺上那裡聚兵。這莊上現有五百莊兵，我二人在此聚守。若伊哩布帶人馬前來之時，我二人在此死守。」夏海龍說：「甚好。夏家莊千萬別被他人奪去，也不可大意。」杜勝說：「這夏家莊決不能叫他人奪去了，莊主爺只管放心。」夏海龍說：「既待如是，我這起身，帶二十名莊兵，騎匹快馬。」派家人胡德宜拿他令箭各處催動人馬，至雙虎莊會齊。夏海龍辦完了事件，帶領親隨人等竟自起身且說杜勝點齊了人馬，自己巡查各處，譚逢春回至東跨院安歇睡覺。一夜晚景無話。次日天明，派人往大清營前去哨探，不見大清營的人馬前來。譚逢春自己放心了，在屋中落座吃酒。忽見後面來了一個丫環，進至屋內，說：「譚大爺，我們大奶奶有請！」譚逢春與夏海龍本是知己之交，聽見後面梅氏夫人有請，譚逢春站起身來，跟著丫環進了後院，來至北上房。丫環打起簾櫳，譚逢春進去。只見梅氏夫人在眼前站立，光梳油頭，淡抹脂粉，青施眉，身穿華美的衣服，足下一雙窄小的金蓮，有二寸有餘，又瘦又小，南紅緞子弓鞋，托著滿幫子花朵。真是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瑤池仙子、月殿嫦娥不如也。玉面郎君神偷譚逢春原先見過這位梅氏，生的容顏姿美，絕類無雙，彼此都有愛慕之心。先前譚逢春在這裡住著之時，常常與梅素英眉目傳情，口內不言，心內都有愛慕之意。今日譚逢春一見梅素英，他忙躬身施禮，說：「嫂嫂在上，小弟有禮！」梅素英微微一笑，說：「喲！兄弟你還認得我呀？」譚逢春說：「小弟如何不認得嫂嫂！」梅素英說：「你跟我到屋中來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譚逢春與梅素英來至東裡間屋內，在牀上落座。梅氏給他斟上碗茶，說：「兄弟，我今請你來，不為別故，只因夏海龍他往金家溝走後，我想夏海龍容顏長的那番嘴臉，甚是可惡，當初我與賢弟彼此都有心意，今日趁他不在家，我把你叫到屋中來，你有什麼主意沒有？」譚逢春說：「嫂嫂一片好心，我甚是領情，無奈眼下我實不敢從命。眼看大清國的雄兵壓境，我把大事辦完了，然後再作道理。」梅素英一聽此言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譚逢春冤家，我把你小沒良心的，把我全忘了！我可待你不錯！自從那一年你我見面之後，我茶思飯想，無刻忘懷。我因為你在神前許願，廟中求神，但願與你早早的作一個長久的夫妻。」譚逢春一聽此言，又見梅素英這一番相貌長的實然是好，眉來眼去，嬌滴滴的聲音，透出那萬種的風流，引誘那玉面郎君神偷譚逢春心神飄蕩，慾火焚身。這譚逢春他本是彩花的淫賊，他見梅素英與他所說的這一片話，心不由自主。本是俗語說的不錯：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」自己把那鄧芸娘的那一番意思全忘了，說：「美人，今夜晚上我前來，你我慢慢的商議。」梅素英一聽此言，用眼一瞧使喚婆子、丫環，說：「你們先出來，叫你們再來，不叫你們不准進來。」十指纖纖，伸玉腕用手拉譚逢春，二人共入羅幃。正是：鸞鳳相交顛倒顛，武陵春色會神仙。

經回杏眼金釵墜，淺蹙蛾眉雲鬢偏。

二人成就了那一樁好事。譚逢春說：「我先到外邊去，晚上再來喝酒吧。」轉身出去。